

在那青春灿烂的日子里

——记清华军乐队

○郝佳良（1989级自动化）

要说在清华，什么时候感觉最辛苦，我觉得是每次寒假轻松一个半月以后，刚刚从375路公交车下来，重新踏进清华园的南大门，走进南北主干道的那一刹那。

突然间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好像成府路的喧闹在那一瞬间停止。呼吸着对我们哈尔滨人感受上还算是温暖的空气，然后就开始感觉压抑！头脑中感觉又回到周六晚上也要上自习的一个学期的开始。清新的空气伴随着忐忑的心情，复杂的情绪中，那样的岁月里，军乐队，差不多是我们单调学习生活中唯一的亮色！

懵懂少年时候

学生时代的生活很是辛苦，因为班里的同学都是各省的大牛，而乐队的同学之间没有相互的学习竞争关系，在一起合奏，还能表演一些大师们的曲子，因为合作，相互之间反而比自己班里的同学亲近得多。更因为各种集训，整个乐队一起住过好多次，而且在一起就是演奏合作或是玩耍，所以乐队成员间就变得愈发亲近。

我们所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一项任务，是为80年校庆的百人分列式伴奏，准备的过程纷繁复杂。整个乐队都为了这个任务服务，甚至提前一年多就开始准备。也正是百人分列式开启了后来朱老师、周先生、穆老师三巨头共同陪伴军乐队成长的历史。

军乐队的生活实在太过丰富多彩，经



（从左至右）周乃森、穆礼弟、朱汉城三位老师陪伴军乐队成长

常有郊游、演出、比赛的各项任务，没法一一尽数，本文只尝试记录下百人分列式前后的若干亲历的片段或感受，做成记忆中的珍珠来收藏。

为了快速提高乐队演奏水平，我所在的九字班，在清华核研院的山沟沟里，曾经第一次经历过冬天的200号集训。那一年（1990年初）我们还是学员班，刚刚入学半年多，不管什么事情都只感受到新鲜。从水平上讲，张朝阳、李冬松、李宇崇、傅志昱、方进，我们这些小短号才头一次能吹动古老骑兵最后的小号的号角，算是刚刚入门，但已经很有些成就感。跟现在特招生相比，我们那个年代生活条件太差，小的时候都没有机会摸过乐器，都是上了大学以后才开始学吹小号，也就没有童子功。最主要是穷，没太多钱吃好的，所以就瘦，瘦就脸上没肉，脸上没肉

嘴劲就很难上来，所以哪怕后来苦练好几年，表现力跟水平还是很不够，最后到了毕业也还是在队里滥竽充数打酱油。

我的师傅是陆松涛，八字班，他是北京孩子，特招的，以往在北京少年宫大概就是首席号手，吹得真好，尤其是他胖！每次看到他脸上丰满的肌肉随便一绷，一个个高音就丰满亮丽地从他的号口里面尤有余力地轻松流淌出来。他当年尤其擅长在军乐队集中班的小乐队里吹《西班牙斗牛士》，在各个食堂举办的小舞会上，他的演奏总能让台下的青年学子们热情起舞。

我曾憧憬毕业后也一定要吃胖，等脸上有肉以后，再重新拿起小号好好练一年，看看能不能PK师父当年的水平。其实内心也知道，当年的童子功，那些双吐三吐、指法的技巧，自己瞎练估计是永远没机会的。跟师傅的关系一直都很好，我本科毕业那年暑假，还去投奔当时远在深圳打工的师傅，蒙师傅收留一周多，才开始后面云南西藏的穷游之旅。美好时光，我一直都记得。

当年200号的集训，因为是在小山沟里，封闭得很好，大家吃住都在一起。集训很简单——吃饭睡觉加吹号，虽然住的条件不咋地，但是穷孩子们总有自己的娱乐方式。张宁、丁凤学长带着我们一堆更低年级的孩子们晚上一起钻山沟，大晚上在黑暗里讲鬼故事，时不时就会有一只不知哪里伸过来的手悄悄地拍你一下，换来一嗓子鬼哭狼嚎。

九字班的军训和秦皇岛的集训

1990年的暑假，九字班军训要一个月，而1991年清华80年大庆，要排分列式，文艺社团的老师们能量也是蛮大的，愣是

跟学校申请到了九字班的文艺社团脱离原先所在的班集体，军训集中在一起，都在阳坊防化学院附近的一个部队里进行。

那期间，我们这一届的短号傅志昱，就在军训的操场边，哼出了那首著名的校园歌曲《梦中草原》的主旋律，后来他还写了其他不少校园歌曲。我们这届的校园歌手专门有一个演唱组，主唱是魏晨阳和卢庚戌，就叫梦中草原演唱组。

军训之后紧接着，我们军乐队集体被拉到秦皇岛进行夏季集训。

住的条件现在想来很艰苦，在一个室内场馆里，地面上用蚊帐搭起很多的帐篷，白天把帐篷收了就当排练室。九字班的小低音葛广，有一天蚊帐没拉严实，正好胳膊堵在露出来的缝那里，早上起来一看，胳膊上严丝合缝的那条缝的痕迹上，满满全都是蚊子叮出来的包。他是农村孩子，也没在意。那时，不只是他，大概所有人没有太觉得艰苦，而是觉得充满了趣味。

排队列的时候，仲霄学长的嗓门是很大的，他喊过几次，能板起脸来，有模有样地让队员们一下就严肃对待，这对于整个乐队战斗力、正规化的养成，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在最后离开那个集训地的时候，在一个小会场里面，我们还为当地的群众进行过一次小型的分列式表演。虽然人数不多，也是我们夏训的成果展示。这距离1991年4月底的分列式表演，差不多还有9个月左右的时间。

80周年校庆百人分列式

从南戴河回来以后，集中班的队委们，据说是戴杰为主，陈凡、陈鹰兄弟俩、仲霄、李强等，策划了整个军乐队的

□ 值年园地

分列式的行进方式，队形变换的走位。每周在西操都有排练。现在蒙民伟楼那个地方，原来是一片空场，是我们排练的场地。为了能够整齐，队委们还在场地上做了些标记。平时排练缺人的时候，也都是各个队委临时补位到空缺里面，所以，我估计那些队委们对于大部分位置都是很熟悉的。

作为学生指挥的苟彤军学长，是玩棒的。在每周排练的时候，都会设计好些花活儿。印象里看他玩棒，就如同看过土耳其还是啥国家的仪仗队指挥玩的那样，那棒子耍的，不停地转，转着扔起来再转着接到……每次排练的时候看着都很过瘾，不过最后实际表演的时候，为了求稳，花样简化了不少，就用了相对最简单、最保险的一些动作，不过那也依然是，老师了！

1991年4月底，学校80年大庆，朱老师在主席台上看完了整个过程。事后他跟我们说，当军乐队所有队员从场地中央，吹着《歌唱祖国》的高潮部分，猛地一转身，从背对到面向主席台观众席，并缓缓



百人分列式之后九字班同学草坪留念，最左边挽旗者为作者郝佳良

走上来的时候，主席台、观众席上的很多老学长们都热泪盈眶。他们是那个年代的建设者和见证者，是祖国繁荣富强的亲历者，我们表演的高潮部分应该激发了他们太多的情绪与回忆。

这个表演成功的背后，凝聚了太长时间的努力，历时一年多的准备。场面热烈，感人肺腑，分列式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功！

百人分列式结束以后，队员们热情依旧还很高涨，怎么办？接着去大礼堂前面草坪上。军乐队的帅哥美女们，一边吹奏，一边翩翩起舞，我的印象中，这好像是军乐队草坪音乐会的始发源头。

百人分列式是我参加过的印象最深刻的大活动，但对朱老师来说，这只是一个辉煌的开始，从这以后他们三巨头带着军乐队，横扫了太多大学管乐比赛的第一。朱老师凭借他优秀的艺术功底，把军乐队的水平和能力提升到了很高的高度。

乐队的朋友们，历史跟现在

因为当时的军乐队人数没有那么多，好像学员班的也都有跟着上场。这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，在分列式排练上，位置相互接近的人，因为一站好几个小时，就变得更加熟悉起来，好多人由此成为一生的朋友。

其中，离我最近的陈皓，是七字班的黑管首席，那之后我们的友情延续了十几年，至今仍有联络。受他的影响，自动化系的我还辅修了应用数学，一起上课的还有丁凤。陈皓后来放弃了建筑系的本科专业，研究生转学计算数学，现

在美国写金融软件。九字班计算机系的大萨克斯卿山在高通做软件，近些年来已经调回深圳，主持高通的5G开发工作了。

当初，乐队的朋友们也经常一起上自习，比如陈皓、葛广、顾险峰等。本科阶段，与计算机系的葛广、顾险峰我们还一起组织过一个软件小组。葛广妈妈带着两个妹妹从农村老家投奔还在念书的葛广时，曾经在乐队的排练室里住过几天。我们的软件小组最后只有葛广坚持下来，毕业以后一路创业，曾经在软件的道路走过很久。

九字班军乐队学习上比较出息，出了

三个清华的“学生十杰”。其中唐华是大美女，后面有超过一个加强排的追求者，后来去美国读MIT，现在国内了。计算机系吹圆号的顾险峰，师从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，现在美国大学当教授，还在做图像识别方面的研究。刘圣，现在是南方一个挺大企业的总经理了。

乐队那时候的朋友，因为一起经历了很多，甚至比同班同学还亲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见证过很多历史时刻，甚至曾经参与创造历史。如今虽然大家天各一方，但凡有需要，仍然感觉是心心相连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军乐队的大旗永不倒！

扎根酒泉二十载，守护“神舟”探苍穹

○阮晓雷（2000级工物）

不知不觉我来酒泉基地已经20年了。

2004年7月初，基地派人从学校把我们四个接上，来基地报到。就在那一天，我完成了从“阮晓雷同学”到“阮晓雷同志”的转换。

清华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毕业生，像种子一样撒向全国各地。每颗种子在自己的领域慢慢生根、发芽、成长，直至长成参天大树。我，是2004年学校撒到基地的四颗种子之一。我只是一株默默无闻的小草，未曾给母校增光，但也守住了不给母校丢脸的底线，秉持着20年前入伍的初心，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。

我来自江苏苏北，家庭条件一般，在父辈的影响下，牢固树立了努力学习、走出农村的信念。高考报志愿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院系和专业的关系。看完《招生考



阮晓雷摄于基地公园，身后的胡杨树是航天人艰苦奋斗、甘于奉献的精神象征

试报》的院系介绍，我惦记着报工程物理系的定向班，希望减轻家庭负担，但我记住的却是系名——工程物理，在报志愿的时候便把这四个字当成专业报了上去。原子弹、核武器，这些与我们专业紧密相关的国之重器深深震撼了我，也唤醒了我的从军报国梦，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格外留意